

(英国) 安东尼·比弗 / 著

二战史

[下]

THE SECOND WORLD WAR

邵旭东 云晓丽 何旋 / 译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THE SECOND WORLD WAR

[下]

二战史

(英国) 安东尼·比弗 / 著 邵旭东 云晓丽 何旋 / 译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下)

26. 南俄罗斯与突尼斯	527
27. 卡萨布兰卡、哈尔科夫和突尼斯	545
28. 铁蹄下的欧洲大陆	565
29. 大西洋战争和战略轰炸	590
30. 太平洋、中国和缅甸	618
31. 库尔斯克战役	630
32. 从西西里到意大利	652
33. 乌克兰和德黑兰会议	674
34. 毒气大屠杀	686
35. 意大利——坚硬的腹部	699
36. 苏联春季攻势	717
37. 太平洋、中国及缅甸	724
38. 希望的春天	749
39. 巴格拉季昂行动和诺曼底	768
40. 柏林、华沙及巴黎	787
41. “一号作战”与莱特岛	804

42. 未实现的希望	821
43. 阿登高地和雅典	846
44. 从维斯瓦河到奥得河	869
45. 菲律宾、硫磺岛、冲绳岛、东京袭击	888
46. 雅尔塔、德累斯顿、柯尼斯堡	907
47. 易北河畔的美国人	924
48. 柏林行动	939
49. 死亡之城	973
50. 原子弹及征服日本	988
鸣谢	1003
译者后记	1006

26

南俄罗斯与突尼斯

1942年11月至1943年2月

在冰天雪地的顿河草原上，苏联实施大包围的消息在第六集团军广为流传。1942年11月21日，保卢斯和他的参谋长从格鲁宾斯基（Golubinsky）指挥部乘最后两架“费泽尔”侦察机飞抵“包围区”之外的下契尔斯卡雅（Nizhne Chirskaya）。第二天，他们在那里与第四装甲军的霍斯将军会面，商谈目前的局势并与B军团秘密连线沟通。但希特勒听说了保卢斯的所在位置之后责怪他遗弃部队，并令他立即飞回斯大林格勒以西15公里的古拉克（Gumrak）。保卢斯对这种糊涂指令深感愤懑，霍斯不得不好言相慰。

他们讨论了希特勒对第六集团军的命令，即在“暂时遭受包围”的时候坚持抵抗。他们假设希特勒很快就能清醒，所以决定第六集团军一定在得到紧急空运燃油和弹药之后才可能突破重围。但第八航空军的司令警告他们，纳粹空军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运输机来给整个第六集团军运送补给。保卢斯的装甲师缺乏燃油，步兵师缺乏马匹，若想脱逃，他的第六集团军只有放弃所有的大炮设施，更不用提那些伤兵残将。他的参谋长阿图尔·施密特

(Arthur Schmidt) 中将——“粗脖子、小眼睛、薄嘴唇男人”——认为“那将是拿破仑式的结局”。保卢斯仔细研究过 1812 年战役，一直在内心纠缠于类似的结局。沃尔夫冈·皮克特 (Wolfgang Pickert) 少将 (第 9 空军侧翼师司令) 在会议中间到达。他说他将让全师立即撤退。他同样知道纳粹空军从未准备给第六集团军提供任何空中援助。

希特勒从未想过允许他的部队从斯大林格勒撤退。为了保住他的名声，夺取这座城市已让他付出太多，特别是他在两星期前的慕尼黑演讲时还曾夸口，他不能容忍任何撤退行为。他令冯·曼施坦因元帅放弃北线，新建顿河军团，突出重围并解救第六集团军。戈林听说希特勒的意图后立即召集他的最高运输官进行面谈。尽管第六集团军每天需要 700 吨的军需品，但他问官员们是否能设法满足 500 吨。官员们说最大极限是满足 350 吨，而且时间不能太长。为了讨取希特勒的欢心，戈林向元首司令部保证，德国空军可以为第六集团军提供军需援助。他的虚假承诺算是断送了保卢斯及其军团的命运。11 月 24 日，希特勒下令“斯大林格勒堡垒”及其伏尔加河前线“无论如何”都要坚持抵抗。

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之内共包围了约 29 万人，其中包括 1 万多名罗马尼亚兵，3 万多俄国人附属志愿兵。希特勒不允许这一消息在德国发布。最高统帅部的官方公报有意掩盖事实真相，但流言在国内四处传播。面对苏联的胜利，希特勒要指责所有人，除了他自己。在东普鲁士“狼穴”司令部，希特勒和安东内斯库元帅之间就发生了一场争辩，因为希特勒要把战场失利的责任推卸到侧翼的罗马尼亚军身上。安东内斯库愤怒地争辩，德国人拒绝给他的部队提供足够的反坦克炮，而且德国人对他们提出的所有警告都置之不理。他还不知道现在第六集团军已拒绝向他的部下发放配给。德国军官说：“没必要去喂养那些罗马尼亚

人，他们全部都会投降的。”

第六集团军插向顿河以西的兵力设法及时撤回了本部。现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的形状像是一个被挤压的头颅，额头伸向城市，其余部分留在 60 公里和 40 公里见方的顿河草原。德国兵讽刺性地将其形容作“没有屋顶的要塞”。军需配额在包围行动前就从未得到过满足，此时更是大幅度削减。士兵们在冻土上挖掘战壕，已累得精疲力尽。军官们则试图用这样的话语鼓励士兵：“就是死了也比待在俄国监狱强，我们必须坚持到底。祖国不可能忘记我们。”

苏联包围圈夺回了更多的德占区。被抢劫一空的饥饿平民含着热泪迎接红军部队的到来，但警察部队及时抵达，以防止出现任何通敌行动。顿河前线指挥部在 12 月的第一周向敌人发动了一系列攻击，希望把包围圈继续缩小，但他们的情报机构严重低估了包围圈内的部队人数。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情报局长认为他们只包围了 8.6 万人，而不是 29 万人。

苏联军官同样没有预计到德国人坚守阵地的顽强决心。他们（特别是那些在纳粹主义政策下长大的年轻士兵）把元首的承诺当成神圣的至理名言。“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第 367 师的一位士兵在家信中天真乐观地写道，“我们都希望在圣诞节以前能冲出包围圈……突围战之后，俄国的战争就算结束了。”但军需官更能注重现实，兵员的配给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饲料的短缺意味着所剩无几的军马都不得不得被杀掉。

据第六集团军的军需主任计算，他们每天至少需要 300 架飞机的货物运输才能满足部队需求，然而从第一周的飞行行动中，德国空军平均每天只能发送不到 30 架飞机。无论如何，运入的吨位中还有相当比例的吨位是返程飞机的燃油。戈林同样未能考虑在内的是，包围区内的机场都在苏联重炮的射程之内，而敌人的

战机和高射炮团都构成持续的威胁。某一个单日之内德国就因敌军行动和自行坠毁损失掉 22 架运输机。而在其他天气恶劣的日子里，几乎连一架飞机都无法通过。利秋芬不停地给德国空军参谋长汉斯·耶顺内克（Hans Jeschonnek）上将打电话，告诉他整个空运补给计划注定失败。戈林则根本联系不上，因为他已经躲到了巴黎的丽兹酒店（Ritz Hotel）。

这段时间里，斯大林让红军最高指挥部制订一些更具野心的计划。“天王星行动”成功之后，他要切断顿河军团的后路，并把第一装甲军和第十七装甲军围困在高加索山脉。“土星行动”（Operation Saturn）将包括对西南前线和沃洛涅日前线发动主攻，并沿顿河注入亚速海的下游地带袭击意大利的第八集团军。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一致认为，既然曼施坦因很可能为搭救第六集团军而同时从科帖尔尼科沃（Kotelnikovo）向东北部发起攻击，我们应该将行动计划相应缩小，而只对左后翼的顿河集团军群发动攻击。该计划后改名为“小土星”计划。

曼施坦因的计划的确实如二人所料。从科帖尔尼科沃出发几乎是目前为他敞开的唯一通路。他的行动代号叫“冬季风暴”（Winter Storm）。希特勒只想为第六集团军增援，由此可以保住德国在伏尔加河上的“根基”，以便 1943 年再战。然而曼施坦因却在私下筹备着第二个营救第六集团军的行动，称“霹雳”（Thunderclap）行动。他希望希特勒最终会想明白的。

12 月 12 日，霍特将军的第四装甲军的剩余兵力开始向北进击。他曾得到来自法国的第 6 装甲师的增援，其中有一个营的兵力装备了新型“虎式”坦克。包围区南端的第六集团军的士兵在 100 多公里之外就听说了突破封锁的可能，“Der Manstein kommt”（“曼施坦因来了”）的消息在军中广泛流传。希特勒的许诺即将兑现，他们对自己说。可他们并不知道，希特勒根本就没打算让他

们活着撤离。

霍特发动的进攻比苏联指挥官们的预期要早。华西列夫斯基担心第 57 军可能在进军线路上，但罗科索夫斯基和斯大林拒绝改变他们的位置。不过斯大林最终还是表示同意，并下令罗季翁·马林诺夫斯基 (Rodion Malinovsky) 上将统帅的第 2 近卫集团军改变路线。这一延迟的后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一场磅礴大雨导致的突然解冻阻止了霍特坦克的前行——霍特正在距包围区边缘不到 60 公里处的梅什科瓦河 (Myshkova River) 与俄军激战。曼施坦因希望保卢斯能忽略希特勒的命令，按他自己的想法行事，尽快向南部突围。但保卢斯过度遵从于指挥体系的命令，除非曼斯坦因本人亲自下令，他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况且，他的部队已饿得半死，无法远行，他的装甲车缺乏燃油。

斯大林批准了修改后的“小土星”计划，并下令三天后开始行动。12 月 16 日，第 1 近卫集团军、第 3 近卫集团军和第 6 集团军向防卫较弱的意大利前线发起进攻。意大利人对苏联战争的态度和德国人相比完全不同。意大利的指挥官对德国人蔑视斯拉夫人的种族主义行径感到吃惊。他们在脱离国防军之后曾尽力给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俄国战俘提供食品。他们同情那些衣服和食物被德国人掠夺一空的当地村民，并和他们成为朋友。

意大利人的最佳兵力就是“阿尔卑斯山地军团” (Alpine Corps) 中的四个师——翠登提纳 (Tridentina)、朱利亚 (Julia)、库内塞 (Cuneense) 和维琴察 (Vicenza)。与意大利普通步兵不同，山地部队能适应艰苦的冬季环境，但他们的装备十分简陋。他们不得不用苏联废弃的汽车轮胎自己制作靴子。他们没有反坦克武器；他们的步枪是 1891 年生产的；他们的机枪并非为极地环境设计，经常被冻成实心废铁。他们的交通工具 (仍被漆成沙漠伪装色) 同样在极端温度 (有时在零下 30 多摄氏度) 无法启动。他们的

毛驴不堪深雪环境，通常因疲劳、饥饿和严寒致死。很多士兵都生了冻疮，因此他们像德国人一样，必须从战死的苏军士兵身上扒取夹克和 valenki（毡靴）。配额中的面包和通心粉在抵达时都冻得坚硬无比，就连派发的葡萄酒都是冻的。意大利官兵仇恨把他们这样就送上战场的法西斯政权。

在苏军部队一轮轮的攻击和士兵们“乌拉！乌拉！”的呐喊声中，意大利第八集团军的许多士兵更坚定了抵抗的决心。但装备可怜，缺乏后备，他们的抵抗立刻变得混乱不堪。意大利陆军已精疲力尽，他们拖着遭痼疾折磨的身体呈纵队形式在大雪中开始撤退，用毯子裹住头和身子，如同是一群难民。阿尔卑斯山地军团仍然坚强，并从左侧为匈牙利第二集团军提供侧翼增援。

苏联坦克旅扇形散开，深入到他们的尾部，宽履带的 T-34 轧过新雪冲击向前。气温骤降意味着地面再度变得坚实。夺取军需库和铁路站口的货车未费吹灰之力。由于第 17 装甲师被调往支援霍特的进攻，顿河集团军群没有任何后续兵源。

第六集团军面临的巨大威胁是第 24 坦克军团已接近塔钦斯卡娅（Tatsinskaya）机场——这是支援包围区的重要空运基地。坦克抵达机场边界，空中支援指挥官马丁·费比格（der Martin Fiebig）上校下令“容克”52 运输队起飞逃往诺沃切尔卡斯克（Novocherkassk）。飞机陆续起飞，坦克开始开火。有些飞机爆炸成空中火球；一辆坦克还在某运输机滑行至起飞位置时将其撞毁。一共有 108 架“容克”52 得以逃脱，但德国空军损失了 72 架运输机，几乎占其空中总运输能力的 10%。其他可能为斯大林格勒提供援助的机场都距离很远。

“小土星”行动迫使曼施坦因必须重新考虑整个策略。现在毫无疑问是要解救第六集团军，但不久他还必须撤出高加索山脉。曼施坦因没有那个想法，或缺乏那根神经，去告诉保卢斯他的军

团真正面临的绝望处境。而有些军官却对他们的命运一清二楚。“我们永远也看不到家乡了，”第305步兵师的一位军中牧师写道，“我们逃不出这场乱局！”而苏联情报官员却发现德军战俘仍处在拒绝承认德国可能会失败的混乱逻辑当中。“我们必须坚信德国将打赢这场战争，否则为什么要打？”在斯大林格勒逃亡时被击落的“容克”52运输机的一名空军飞行员说。一名士兵表达出同样的固执：“我们若打输了就彻底没希望了。”他们身在斯大林格勒，对德国北非前线遭受两面夹击的状况还一无所知。

“火炬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在轴心国向法属突尼斯转移部队之前首先占领该殖民地，但德国人的反应堪称火速神奇。11月9日晨，在阿尔及尔和奥兰未得到安全保障之前，第一批德国战机已经着陆。步兵和伞兵的先行部队也乘运输机于第二天抵达。仍在接受维希指令的当地法国指挥官并未抗议这种违反1940年停战条件的做法。

希特勒决不允许同盟国得手任何一个能用于入侵南欧的基地，他知道那样的话会将意大利逐出战局之外。他试图大规模向北非增兵，尽管东部前线正处在关键时刻。虽有斯大林的怀疑主义，虽然有伦敦的大规模示威要求“立即建立第二前线”，但北非的舞台远比1942年入侵法国的流产计划更具实效。跨越地中海的空运占用了“容克”52运输机的一个舰队，而这些飞机本可以更好地用于援助第六集团军。

同盟国向东进军突尼斯市的行动组织不当，而且几乎在计划之外。骨架般的英国第一集团军——由性情忧郁的苏格兰人肯尼思·安德森（Kenneth Anderson）中将指挥——得到了美国若干装甲部队和一些法国步兵的支持。安德森的集团军规模不大，不足一个军团，但他却犯了一个将进攻兵力一分为四的错误。他根本

不知道，到 11 月 25 日，轴心国已向那里调遣了 2.5 万人的兵力。

第一集团军唯一一次真正的胜利在那天降临，他的“剑锋队”（Blade Force）在美国第 1 装甲团第 1 营和英国第 17 和第 21“兰瑟”轻骑兵团（Lancers）的协助下由西向突尼斯市进发。美国的“斯图亚特”坦克在达吉地达附近偶然发现了德国空军的一个前线机场。坦克营发起了阵列般的轮番攻击，坦克营跨过机场跑道，大炮向停在机场的“容克”52 运输机、“梅塞施米特”战机和“斯图卡”轰炸机一齐开火。他们摧毁了敌人的 20 多架飞机。这次进攻给德军带来了恐惧，也使瓦尔特·内林（Walther Nehring）中将（他在隆美尔手下指挥过非洲军团）相信防线的周长应当紧缩。不过，这次机场袭击在挫伤德国空军优势方面没有发挥太大作用。

在其他地区，德国伞兵和其他兵力主要伏击英国纵队，并给后者带来严重损失。兰开夏燧发枪手团（Lancashire Fusiliers）第 2 营在迈杰兹（Medjez）攻击一个伞兵营（有 88 毫米口径火炮和一些坦克做后盾）的时候，单次战役就损失了 144 人。更有甚者，美国飞机还误炸了自己人的地面部队。他们开始对天上出现的任何飞机都开火射击，嘴里的口号是“只要飞，就去死”。12 月 3 日，第 10 装甲师和几辆新型“虎式”坦克的抵达对安德森的部队实施惩罚，迫使他们在伤亡严重的情况下向后撤退。面对在战术上和装备上都具优势的敌人，这并不是是一场公平的战斗。

艾森豪威尔在直布罗陀湿热岩洞里度过了几个星期后抵达阿尔及尔，顿时觉得精神轻松了很多。但他并未把精力集中到突尼斯踟蹰不前的战事，而是热衷于后勤补给和法国政治等问题。艾森豪威尔的注意力被法国军官及其“病态的幽默”所分散。他本指望同盟国之间到此时已达成某种可行的妥协：达尔朗任北非地区法军最高长官，吉劳德任法军总司令（尽管他仍想担任整个盟军最高指挥官）。从另一方面讲，丘吉尔支持达尔朗的唯一原因是

有可能从他那里赢得土伦的法国舰队，现在看来这个希望也像那些沉船一样消失了。

艾森豪威尔不久便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达尔朗交易”的消息一经泄露到美国和英国，民众的愤怒便一发不可收拾。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为这样的想法感到震惊：即同盟军最高指挥官让一个维希卖国贼担任北非法军领袖，特别是现在事实已经明了，反犹太立法仍在生效，政治反对派仍未从监狱释放。事实上，戴高乐支持者所受的待遇极为悲惨。不过，达尔朗对其法军总司令职位并不十分满意。他清楚地知道，美国人大概不久就会将他当作“挤过的柠檬”彻底扔掉。

戴高乐在公众面前明智地保持沉默，因为他的麻烦都是美国人制造的。也许他已经感觉到，维希官方对他的厌恶程度几乎等同于对英国人的厌恶程度。尽管他从未表示道谢，美国人先他之前对待达尔朗和吉劳德的政策最终将有利于他。这两块垫脚石避免了一场北非内战。

“达尔朗交易”引发的深刻质疑并非只存在于伦敦的戴高乐支持者当中，而且存在于整个盟国与法国内部抵抗力量的关系之间，甚至还有其他的国家。英国特别行动委员会（SOE）对此十分担忧。在美国战略服务局（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协助下，SOE 迅速在阿尔及尔建立了多处基地，培训年轻法国志愿者在突尼斯工作。有一个青年学生叫费尔南德·邦尼尔（Fernand Bonnier），他开始融入君主制主义者圈子，并非常骄傲地把“德·拉·夏贝尔”加到自己名字之后。那些梦想着复辟、使“伯爵巴黎”成为“国王巴黎”的人觉得戴高乐可能成为摄政王，而且他会为此铺平道路。别的不说，人们都知道将军的家族背景就是君主制主义。

在那个充满复杂阴谋的浑浊时代，一个刺杀达尔朗的计划正

在形成。密谋的参与者有戴高乐主义者——他们从伦敦通过弗朗索瓦·达斯捷·德·拉·维热里 (François d' Astier de la Vigerie) 将军将 2000 美元的资金送到法国以支持这一行动；有近卫步兵团的道格拉斯·道兹—帕克 (Douglas Dodds-Parker) 中校——SOE 在阿尔及尔高级指挥官；还有费尔南·邦尼尔——刺杀行动的执行者。道兹—帕克曾在法国抵抗运动领袖让·穆兰 (Jean Moulin) 最终返回法国时乘机陪伴，此时负责训练邦尼尔手枪射击等项目。道兹—帕克后来声称 (其实并非如此) 邦尼尔刺杀达尔朗时使用的就是他自己的手枪。具体计划是邦尼尔被人从阿尔及尔悄悄带走，上了一艘叫“反叛者号”的小船——这是一艘由 SOE 秘密小舰队格里·霍尔滋沃思 (Gerry Holdsworth) 指挥的专门在地中海运送特工的舰艇。但就在伏击并击中达尔朗腹部 (12 月 24 日) 后不久，邦尼尔就被抓获，被送上军事法庭，在匆匆审判后就被处死了。

尽管艾森豪威尔从前说过巴不得找“一个高级刺客”，但他听说这个消息后仍非常吃惊。他将道兹—帕克叫到盟军司令部，要求绝对保证 OSS 未曾参与其中。道兹—帕克作出了保证。但事先这个阴谋的扩散度有多大已无从知晓。伦敦的 SOE 肯定是知情的、并且批准的，但看上去丘吉尔和查尔斯·汉布罗 (Charles Hambro) 爵士 (美国 OSS 局长) 都未做过任何授权或认可。“挤过的柠檬”的离去没有引出几滴眼泪，即便在曾经支持过他的盟国中也是如此。罗斯福在新年除夕晚会上冷漠地对一位白宫客人说，达尔朗就是一个“王八蛋”。

在斯大林格勒一方，随着圣诞节的临近，被围困的第六集团军仍鼓足了士气。尽管他们饱受虱子、严寒和饥饿的困扰，圣诞节仍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逃避现实而不去考虑绝望前途的机会。他们知道曼施坦因接应他们的“冬季风暴”行动已经失败，但许多

士兵仍祈祷“包围区的狂热”出现，想象着听到希特勒所许诺的党卫军坦克军团的隆隆炮声来解救他们。他们不相信元首会抛弃第六集团军。但最高统帅部和曼施坦因都清楚地意识到，第六集团军必须做出牺牲，这样才能拖垮包围他们的苏联兵力，高加索山脉的德国部队才能有机会逃脱。

第六集团军的士兵们希望能以“德国方式”度过圣诞节。他们准备了彼此间互换的小礼物——通常是他们无法购买的小雕饰品或偷偷藏下的食品。在积雪覆盖的掩体中，在面临灾难的状态下，同志间超乎寻常的慷慨激情在空中荡漾。圣诞前夜，他们唱着“Stille Nacht, heilige Nacht”（平安夜，圣善夜），熟悉的歌词让许多思念着德国家人的士兵流下了眼泪。但基督教的本能并未延伸到包围区中的两个苏联战俘集中营。为了使德国人的配给不至削减，监狱里已不再发放任何食物，所剩无几的幸存者只能靠吃自己同志的尸体为生。

人无法长期否认现实。苏联坦克攻击了塔钦斯卡娅机场，已经有两天没有任何军需运输机抵达。第六集团军以Wasserruppe——即雪融水煮过的几片马肉——为食，士兵不断因饥饿而死。军中的病理学家汉斯·基尔根松（Hans Girgensohn）医生曾在12月中旬飞抵包围区。他在对50名死者进行验尸后迅速得出一个惊人的发现，士兵因饥饿死亡的速度远比因其他因素死亡的速度要快。他总结说，这是由于精神压力、长期缺乏营养、睡眠不足和严寒气候的综合作用。综合因素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尽管一个士兵可能吃了相当于几百卡路里的食物，但他的消化系统只吸收了其中很少一部分。由此导致的身体虚弱同样削弱了他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即使是那些没有感染疾病的人也虚弱不堪，不具备从深厚积雪中突围的体力。况且无论如何，保卢斯也缺乏违抗希特勒命令的勇气。

战地医院的情况更令人难以置信、骇人听闻。即使是在帐篷之内，伤口流出的血都会结成冰壳。因冻疮而坏死的肢体都被锯掉。截断手指就用钳子。医院里已经没有麻药，那些腹部受伤或头部受伤的人只能是等死。过度劳累的外科医生必须采用“治疗类选法”，根据伤员的活命程度优先救治。“德国士兵毫无抱怨地忍受疼痛和死亡，他们英勇坚强，就连那些被截肢的人都从容镇定。”第 305 步兵师的牧师写道。

因为担架太占空间，只有能够行走的士兵才能被运输机运走。身背轻机枪的宪兵想尽办法阻止企图挤上古拉克机场和皮托尼克（Pitomnik）机场冰雪跑道上任何一架飞机的伤兵和装作受伤的人群。在飞机上，就算是最安全的位置都不能保证能够幸存。在飞跃包围区边界之前，严重超载的“容克”52 运输机和大型“福克—沃尔夫秃鹰”（Focke-Wulf Condors）飞机都会奋力爬高，因为苏联地对空炮兵在那里等待着向它们开火。地面上的士兵眼见着若干架飞机变成火球从空中坠落，知道上面满载着负伤的同志。

1943 年新年带来了另一次非理性的希望和热情的高涨，因为希特勒在讲话中许诺，“我和整个德国国防军将尽所有的努力解救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你们的顽强抵抗将成为德国军事史上最光荣的壮举。”出于对第六集团军苦难处境的尊重，希特勒下令严禁在元首司令部饮用白兰地和香槟酒。

当时的德国民众仍不知道第六集团军已处在被包围状态，士兵们亦受到威胁，若在家信中透露这一消息将受到严厉惩罚。一个人的家信是一幅新年手绘图，但他在角落里用蝇头法文写道：“我们被包围已有二十天。坐在如此陷阱中的日子真实可怕。可他们对我们说‘顶住，顶住！’，可我们每天只有 200 克面包和一点点马肉汤。我们几乎吃不到盐。虱子残酷地折磨我们，几乎不可能除掉它们。掩体里昏暗异常，外面是零下 20 摄氏度或 30 摄氏

度。”但这封信从未能抵达家中——它被装进某运输机的军用邮袋（Feldpost），而飞机最终被击落。顿河前线的情报部门利用德国共产党和叛逆者对这些截获的邮件逐一审查。还有一位士兵嘲讽地写道：“在节日的第一天，我们的晚饭是鹅肉米饭；第二天是鹅肉炖豆角。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吃鹅肉，只是我们的鹅有四支腿和马蹄。”

斯大林不允许“环形行动”（Operation Ring）——即对第六集团军致命一击的行动——有任何延迟。罗科索夫斯基有47个师的地面兵力，有300架飞机的空中支援。1月8日，顿河前线指挥部派两名特使举着白旗去和保卢斯谈受降条件。但在保卢斯参谋长施密特（Schmidt）中将的命令下，两个人带着原封未动的文件被送了回来。

两天后的黎明时分，“环形行动”开始，重炮猛烈轰击，“喀秋莎”火箭炮齐鸣。苏军官兵此时骄傲地将他们的炮群称作“战神”。炮火攻击的主要目标是马卡罗夫卡高地（Marinovka nose）——包围区西南的突出地带。德国士兵包裹得像稻草人一样，生了冻疮的手指臃肿异常，几乎都摸不到扳机。一片银白的地平线上，略有突起的地方是积雪覆盖的尸体，深色的凹陷处是弹坑，边缘被火药染成了黄色。在西南一处，罗马尼亚师的剩余兵力一路溃逃，在防线上留下了一个长一公里的缺口。第64军立即派T-34坦克旅插入，坦克履带嘎吱嘎吱地轧过冰雪覆盖的路面。

西南方向的德国兵力被迫撤退，他们无法在冰冻的地面上挖掘战壕，所以不可能重新建立新的防线。他们的弹药已所剩无几，只能等待苏军在近距离内将他们杀死。第305师的牧师记载了苏军进攻的无情场景，“用坦克轧死伤兵，残酷地射杀伤员和投降的士兵”。